

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諷三

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岩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
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黃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綏禿
宋濟 安陵佐史 崔護
張鷟

則天革命，舉人不試皆與官，起家至御史、評事、拾遺、補闕者，不可勝數。張鷟為謠曰：「補闕連車載，拾遺平斗量。杷推侍御史，腕脫校書郎。」時有沈全交者，傲誕自縱，露才揚己。高巾子，長布衫。南院吟之，續四句曰：「評事不讀律，博事不尋章。麵糊存撫使，瞇目聖神皇。」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，捉向右（明抄本右作左）台對仗彈劾。以為謗朝政，敗國風，請於朝堂決杖，然後付法。則天笑曰：「但使卿等不濫，何慮天下人語。不須與罪，即宜放卻。」先知於是乎（乎原作手。據明抄本改。）面無色。唐豫章令賀若瑾，眼皮急，項轆粗。鷟號為「飽乳犢子」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石抱忠

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，與侍郎劉奇、張詢古，同知選。抱忠素非靜慎、劉奇久著清平、詢古通婚名族。將分鈴，時人語曰：「有錢石下好，無錢劉下好，士大夫張下好。」斯言果徵。復與許子儒同知選，劉奇獨以公清稱。抱忠、師範、子儒，頗任令史勾直，每注官，呼曰：「勾直乎？」時人又為之語曰：「碩學師劉子，儒生用典（典原作與，據明抄本改）言。」抱忠後與奇同棄市。選人或為擯抑者，復為語曰：「今年柿子並遭霜，為語石榴須早摘。」抱忠在始平，嘗為諧詩曰：「平明發始平，薄暮至何城。庫塔朝雲上，晃池夜月明。略約橋頭逢長史，櫺星門外揖司兵。一群縣尉驢騾聚，數個參軍鵝鴨行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鄭愔

唐鄭愔曾罵選人為癡漢。選人曰：「僕是吳癡，漢即是公。」愔令詠癡。吳人曰：「榆兒復榆婦，造屋兼造車。十七八九夜，還書復借書。」愔本姓鄭，改姓鄭，時人號為鄭鄭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宋務先

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，而好作不已。既居權要，多為人所諛，不之覺也。每篇輒為宋務先書以光台。月俸幾盡，其妻謂曰：「公經生，素非文筆，所稱篇詠，不為外人所傳。此必台中玩公，折俸助廚耳。奈何受人嗤玩？」自後雖吟詠不輟，不復出光台錢矣。或問之，以妻言對。諸御史退相謂曰：「彼有人焉，未可玩也。」乃止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傅岩

唐傅岩，魏州人，本名佛慶。嘗在左台，監察中溜，而中溜小伺，無犧牲之禮。比回，悵望曰：「初一為大祠，乃全薄。」殿中梁載言詠之曰：「聞道監中溜，初言是大祠。狼傍索傳馬，德動出安徽。衛司無帘幕，供膳乏鮮肥。形容消瘦盡，空（空原作容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往復空歸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侯味虛

唐戶部郎侯味虛著《百官本草》，題御史曰：「大熱，有毒。」又朱書云：「大熱有毒。主除邪佞，杜奸回，報冤滯，止淫濫，尤攻貪濁。無大小皆搏之，畿尉簿為之相。畏還使，惡爆直，忌按權豪。出於雍洛州諸縣，其外州出者，尤可用。日炙乾硬者為良。服之，長精神，滅姿媚。久服，令人冷峭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賈言忠

唐賈言忠撰《監察本草》云：「服之心憂，多驚悸，生白髮。」時義云：「裡行及試員外者，為合口椒，最有毒。監察為開口椒，毒微歇。殿中為蘿蔔，亦曰生薑，雖辛辣而不為患。侍御史為脆梨，漸入佳味。遷員外郎為甘子，可久服。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，此由觸之則發，亦無常性。唯拜員外郎，號為摘去毒。歡悵相半，喜遷之，惜其權也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司馬承禎

唐盧藏用，始隱於終南山，中宗朝，累居要職。道士司馬承禎。睿宗追至京，將還職。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：「此中大有佳景處，何必在遠。」承禎徐答曰：「以僕所觀，乃仕宦捷徑矣。」藏用有慚色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李敬玄

唐中書令李敬玄為元帥，討吐蕃，至樹敦城。聞劉尚書沒蕃，著靴不得，狼狽而走。王杲（明抄本王上有時將軍三字。杲作果）、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。遺卻麥飯，首尾千里，地上尺餘。時軍中謠曰：「洮河李阿婆，鄯州王伯母，見賊不敢鬥，總由曹新婦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格輔元

唐格輔元拜監察，遷殿中。充使，次龍門遇盜，行裝都盡，袒被而坐。監察御史杜易簡，戲詠之曰：「有恥宿龍門，精采先瞰（明抄本作瞰。）渾。眼瘦呈近店，睡響徹遙林。捋囊將舊識，制被異新婚。誰言驄馬使，翻作螯熊蹲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祝欽明

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，不閒時務，專（明抄本專作博）碩肥腩，頑滯多疑。台中小吏，號之為「媪」。媪者，肉塊，無七竅。秦穆公時野人得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姜師度

唐先天中，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，繞朝堂坊市，無所不至。上登西樓望之，師度堰水瀧，柴筏而下，遂授司農卿。於後水漲則奔突，水縮則竭涸。又前開黃河，引水向棗州，費億兆功。百姓苦其淹漬，又役夫塞河口。開元六年，水泛溢，河口堰破，棗州百姓，一概沒盡。師度以為功，官品益進。又有傅孝忠為太史令，自言明玄象，專行矯譎。京中語曰：「姜師度一心看地，傅孝忠兩眼看天。」神武即位，知其矯，並斬之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姜晦

唐姜晦為吏部侍郎，眼不識字，手不解書，濫掌銓衡，曾無分別。選人歌曰：「今年選數恰相當，都由座主無文章。案後一腔凍豬肉，所以名為姜侍郎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魏光乘

唐兵部尚書姚元崇，長大行急，魏光乘目為趁蛇鶴鵠。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，目為覷鼠貓兒。殿中監姜皎肥而黑，目為飽甚母豬。紫微舍人倪若水，黑而無須鬚，目為醉部落精（明抄本精作稽）。舍人齊處衝好眇目視日，雲暗燭底覓蟲老母。舍人呂延嗣長大少發，目為日本國使人。又目舍人鄭勉為醉高麗。目拾遺蔡孚、小州醫博士，詐諳藥性。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，目為煙燻地術。目御史張孝嵩為小村方相。目舍人楊仲嗣為熱鑿上獼猴。目補闕袁輝為王門下彈琴博士。目員外郎魏恬為祈雨婆羅門。目李全交為品官給使。目黃門侍郎李廣為飽水蝦蟆。由是坐此品題朝士，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邵景

唐邵景，安陽人。擢第授汾陰尉，累轉歙州司倉，遷至右台監察考功員外。時神武皇帝即位，景與殿中御史蕭嵩、韋鏗。俱升殿行事，職掌殊別。而制出，景、嵩俱授朝散大夫，而鏗無命。景、嵩狀貌類胡，景鼻高而嵩須多。同時服朱紱，對立於庭。鏗獨廉中竊窺而詠之：「一雙鬚子著緋袍，一個須多一鼻高。相對廳前捺且（去聲）立，自慚身品世間毛。」舉朝歡詠之。他日，睿宗御承天門，百僚備列，鏗忽風眩而倒。鏗肥而短，景詠之曰：「飄風忽起團團旋，倒地還如著腳包。莫怪殿上空行事，卻為元非五品才。」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黃幡綽

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，善奏對，明皇每嘉之。文樹髭生頷下，貌類猴。上令黃幡綽嘲之。文樹切惡猿猴之號，乃密賂幡綽，不言之。幡綽許而進嘲曰：「可憐好個劉文樹，髭鬚共頷頗別住。文樹面孔不似獼猴，獼猴面孔強似文樹。」上知其遺賂，大笑。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賀知章

唐秘監賀知章有高名，告老歸吳中，明皇嘉重之，每事加異。知章將行，泣涕辭，上問何所欲，曰：「臣有男，未有定名，幸陛下賜之，歸為鄉里之榮。」上曰：「為道之要，莫若於信，孚者、信也，履信思乎順，卿之子必信順之人也，宜名之曰孚。」再拜而授命焉。久而謂人曰：「上何謔我邪，我實吳人，孚乃爪下為子，豈非呼我兒為瓜子耶。」（出《開天傳信記》）

王維

唐宰相王瓊好與人作碑誌。有送潤毫者。誤扣右丞（丞下原有相字。據明抄本冊。）王維門。維曰：「大作家在那邊。」（出盧氏雜說）

甘洽

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。因以姓相嘲，洽曰：「王，計爾應姓田。為你面撥賴，抽卻你兩邊。」仙客應聲曰：「甘，計你應姓丹。為你頭不曲，回腳向上安。」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喬琳

唐朱泚始亂。源休、姚令言等，收圖書，貯倉廩，作蕭何事業。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練曰：「若度其才，即吾為蕭，姚為曹耳。」識者聞之，為休不奈官職。喬琳性好諧謔，因語舊僚曰：「源公真謂火迫鄭侯爾。」（出《大唐新語》）

契緘禿

唐京城有僧，性甚機悟，病足，有人於路中見，嘲之曰：「法師是雲中郡。」僧曰：「與君先不相知，何因辱貧道作契緘禿？」其人詐之曰：「雲中郡言法師高遠，何為是辱？」僧曰：「雲中郡是天州，翻為偷氈，是毛賊，毛賊翻為墨槽，傍邊有曲錄鐵，翻為契緘禿，何事過相罵邪？」前人於是愧伏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宋濟

唐許孟容與宋濟為布素之交。及許知舉，宋不第。放榜後，許頗慚，累請人申意，兼遣門生就看。宋不得已，乃謁焉。許但分訴首過，因命酒酣，乃曰：「雖然，某今年為國家取卿相，時有姚嗣卿及第後，翌日而卒。」因起慰許曰：「邦國不幸，姚令公薨謝。」許大慚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安陵佐史

唐安陵人善嘲，邑令至者，無不為隱語嘲之。有令，口無一齒，常畏見嘲。初至，謂邑吏：「我聞安陵太喜嘲弄，汝等不得復踵前也。」初上，判三道，佐史抱案在後曰：「明府書處甚疾。」其人不覺為嘲，乃謂稱己之善，遂甚信之。居數月，佐史仇人告曰：「言明府書處甚疾者，其人嘲明府。」令曰：「何為是言？」曰：「書處甚疾者，是奔墨，奔墨者翻為北門，北門是缺後，缺後者翻為口穴，此嘲弄無齒也。」令始悟，鞭佐史而解之。（出《啟顏錄》）

崔護

唐劉禹錫云：崔護不登科，怒其考官苗登，即崔之三從舅也。乃私試為判頭，毀其舅曰：「甲背有豬皮之異。」人問曰：「何不去之？有所受。」其判曰：「曹人之坦重耳，駢駘再觀。」相裡之剝苗登，豬皮斯見。初登為東畿尉，相裡造為尹。曾欲答之，袒其背，有豬（明抄本豬作志，當作痣）毛長數寸。故又曰。當偃兵之時，則隧而無用，在穴食（食字原缺，居明抄本補）之日，則搖而有求。「皆言其尾也。」（出《嘉話錄》）